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壹玖伍陸年 伍月 叁 壹日

(蘇聯)畢爾溫采夫等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8
P.

[蘇聯]畢爾溫采夫等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呂翼仁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蘇聯少年故事的選輯本，內收畢爾溫采夫的九號魚雷艇上的伐李卡、卡西爾的不知姓名的孩子、瓦西連柯的毛巾等八個文藝性極高的短篇故事。都是描寫衛國戰爭期間，蘇聯少年如何英勇地參加戰鬥，完成英雄事蹟的，對於少年讀者極富教育啓發作用。

А. ПЕРВЕНЦЕВ и другие
РАССКАЗЫ О ЮНЫХ ГЕРОЯХ
ДЕТГИЗ, МОСКВА, 1946

少年英雄的故事

畢爾溫采夫等著
呂翼仁譯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3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譯0112(高)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0 印張 3 3/5 字數 59000

(原中國青年版印 60500 冊)

一九五五年六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數 18181—53180 定價(5) 0.32 元

譯者序

這是一本蘇聯故事集少年英雄的故事的選譯本。在翻譯方面，有兩點需要說明一下：

第一，爲了讓譯文比較合乎漢語的習慣，使我們的少年兒童讀者容易理解，有些地方稍微變通了一點，沒按照原文直譯。

第二，蘇聯人的名字構造很複雜，每個名字包含姓、父名、本名三部分，另外還有小稱、愛稱之類的別名，也是爲了便於少年兒童讀者閱讀，故事中的人名大都只擇比較短的、比較簡單的譯出，沒按照原文有時用姓，有時用名，有時姓名並用，有時又用小稱或愛稱。這種辦法是否妥當，尙望讀者指正。

目 錄

不知姓名的孩子	卡西爾 一
毛巾	瓦西連柯 二
無名英雄	波格丹諾夫 二六
小狼	烏斯賓斯基 二四
從伐拉阿姆島來的實習海員	卡西爾 二
新年的夜晚	阿沙諾夫 三
渡船	班台萊耶夫 二
「九一號魚雷艇上的伐李卡	畢爾溫采夫 二



不知姓名的孩子

卡西爾

前綫司令部大廳裏面，指揮官的副官看着得獎人名單，正喊到一個人的名字。這時，從後面幾排的一個座位上，應聲站起來一個身材不十分高的人，面頰瘦削，皮膚黃得有點透明，活像一個久病初癒的人一樣。他向桌子走過去的時候，左腳微微有點兒跛。指揮官迎着他走了一小步，把勳章給他，緊握了一下得獎人的手，祝賀了幾句，然後把勳章的匣子遞給他。

得獎的人立直身子，鄭重地把勳章和匣子接在手裏，急促地謝了一聲，又像在隊伍裏一般，很快地轉過身去。雖然那隻受傷的腳不免有點妨礙，動作却還是很敏捷。他遲疑不決地站了一下，一會兒瞧瞧拿在他掌上的勳章，一會兒看看在座的那些光榮的同志們，隨即又立正了。

「許我說句話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指揮官同志……各位同志們，」得獎的人用不連貫的聲調，開始講起來，大家都感到這個人非常激動，「請容許我說一句話。在我生命中這興奮的一刹那，在我接到這偉大的獎品的時候，我想對你們說出一個人來。這個人應當和我並排站在這裏，也許他比我更應該得到這偉大的獎品。而且他爲了我們軍事的勝利，不惜犧牲了他年輕的生命。」

他向坐在廳上的人伸出手去，勳章的金邊在他掌上閃爍。他用請求的目光，向廳裏環視了一周。

「同志們，爲了現在不和我在一起的這個人，請答應我盡一點我的責任。」

「說吧，」指揮官說。

「請說呀！」廳裏起了反響。

於是，他開始說了。

你們大概都聽見過，同志們，在×地區，有一個時期我方的形勢非常不利，非走不可。我們這個部隊，便負責掩護撤退。可是德國人已經把我們和自己人的聯系截斷，不論向哪裏移動，都會遭到砲火。德國人向我們開迫擊砲，向我們潛伏的小樹林用榴彈砲轟擊；樹林的邊緣，便用機槍掃射。時間過去了，我們充分地牽制了

敵人的力量。在錶上看得出，我們的軍隊應該已經到達了新的地區，現在我們自己也該退回去和大隊會合了。可是無論如何不能突圍；在這兒多呆些時候呢，也是絕不可能的，因為德國人已經發覺了我們，並且知道我方只有很少人留在這裏，便用他們的「鉗子」，兜囗囉把我們鉗住。結論是明明白白的——非繞道突圍不可了。

可是怎麼繞呢？哪兒有小路呢？向哪個方向走呢？我們的指揮官安德列·彼特羅維奇少尉說：

「事前不偵察，什麼結果都不會有的。應當去偵察試探，看他們什麼地方有空隙。要是找得到——我們便好鑽過去了。」

我立刻自告奮勇：「少尉同志，讓我去試一試。」

他注意地瞧了我一眼。

說到這裏，我應該從旁表明一下：我和安德列都是柯列沙村的人，我們好幾次一同上伊謝季去捉魚，後來又同在列夫達鎔銅工場裏工作。一句話，是朋友又是同志。他注意地瞧了我一眼，皺起眉頭。

「好的，」他說，「去吧，這任務你明白嗎？」

他親自領我到路上，回頭看了一眼，拉住我的手。

「喂，柯里雅，」他說，「讓我和你訣別吧，以防萬一吧。你自己應該明白，這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啊。不過，既然你自己願意，我也不敢拒絕了。柯里雅，既

然要去，就努力吧，救救我們……我們這兒，超過兩小時便支持不住了，損失太大啦！……」

「算了，」我說，「安德列，沒關係，我和你又不是第一次遭到這種波折。一點鐘以後，你等着我吧！我會找得出辦法的。萬一我不回來，請你代我向親友同志們致意……」

於是我隱藏在樹後面向前爬去。先爬到一個方向試了一試——不對，通不過，德國人正向這邊展開了密集的砲火。我又向另一邊爬去，那邊，在小樹林邊上有一個谷，被水沖得相當深，谷的那邊是灌木叢，灌木叢後面便是路和茫茫的田野了。我向谷裏爬下去，打算爬近灌木叢，瞧一瞧田野裏有些什麼。當我沿着黏土向上爬的時候，忽然發覺有兩隻腳跟翹在我頭上的高處。我仔細一看，是兩隻小腳掌，腳底下有些乾泥，直往下掉。腳趾上當然也都是泥，還有些擦破了的地方，左腳小趾上繫着塊藍布，看來是受了傷。我對着腳跟腳趾瞧了好久，腳趾在我頭上面不安地動着。忽然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想把這兩隻腳跟搔一搔。想了想……我就撿起一片有刺的小草片，輕輕地在一隻腳跟上搔起來。兩隻腳頓時都縮進了灌木叢。先前翹出腳來的地方，鑽出了一個人頭。樣子是那麼滑稽，眼睛帶着吃驚的神氣，沒有眉毛，蓬蓬鬆鬆的頭髮顏色都變了，鼻子上全是雀斑。

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在尋一頭牛，」他說，「你沒瞧見嗎，叔叔？它叫做馬利施卡，白顏色的，身上一邊有點黑，一隻角向下翹，另外一隻根本沒有……不過，叔叔，你別相信……這些話我完全是瞎扯的……我這樣試試探罷了。叔叔，你是從我們那些人裏面失散出來的吧？」

「你們那些人是誰呀？一我問。

「當然是紅軍嘍……不過我們那些人，昨天渡過河去了。叔叔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德國人會抓住你的呀！」

「喂，到這兒來，」我說，「你講給我聽聽，你們這兒的情形怎麼樣。」頭又不見了，腳又露出來了。一個十三歲模樣的小孩子，沿着黏土的斜坡，像駕着小橋一般，腳跟向前，對着我滑下來，一直滑到谷底。

「叔叔，」他悄悄地說，「你快些離開這兒，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吧。那邊有德國人來來往往，靠着那座樹林，他們架了四尊大砲；這邊，安放著他們的迫擊砲。再過去，一直到路的那一邊，什麼出路都沒有了。」

「這一切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我說。

「怎麼知道的？」他說，「從早晨到現在，難道我是白看的？」

「你爲什麼要來看呢？」

「看一看沒用嗎？……」

我開始盤問他。他把周圍的情形都告訴了我，我才知道，這個谷沿着森林，通得很遠，順着谷底走去，我們便能離開火綫。孩子自願伴送我，於是我們從谷裏向樹林爬去。正爬着，忽然空中嘯了一聲，接着就是一聲巨響，好像一塊乾燥的大板一下子裂成幾千塊小片一樣：原來是德國人的砲彈，就在我們旁邊把地炸開了。我的眼前發黑，過了一會，才把頭從撒在我身上的泥土中掙扎出來，四面張望了一下，心裏在想，我的老同志在哪裏呢？這時却看見他慢慢地把蓬鬆的頭從地上抬起來，開始挖弄耳朵裏、嘴裏和鼻子裏的泥土。

「炸得這個樣子！」他說，「叔叔，我們真倒霉！……啊呀，叔叔，等等，你受傷了！」

我想站起來，但是我的脚不由得我作主了，一瞧，血正從破靴子裏流出來。這時，那孩子忽然仔細聽了一會，向灌木叢爬去，朝路上瞧了一眼，又從上面滑下來，低聲對我說：

「叔叔，德國人走到這兒來了！前面有個軍官。真話！快些離開這兒……啊，你，你傷得多厲害……」

我想動一下，但是好像每隻脚上都給繫上十普特[⊖]重的東西一般。我爬不動，

⊖ 普特：蘇聯重量名，合一六·三八公斤。——譯者

於是小朋友把我拖了下來……

「唉，叔叔，叔叔！」我的小朋友說着，差不多要哭了，「那末你躺在這兒吧，爲了不讓他們聽見你瞧見你……我想法轉移他們的目標，等會兒再回來……」

他的臉色變得非常蒼白，雀斑顯得更清楚了，眼睛也在閃閃發光。「他在轉什麼念頭呀？」我盤算着，想要攔阻他，拉住他的脚跟。可是辦不到！只見他那雙支叉着骯髒腳趾的腳，在我頭上閃了過去——繫在小趾上的藍布，現在好像還在眼前——我躺下來細聽，忽然傳來了聲音：「站住！……站住！不許向前走！」

沉重的靴子，在我頭上軋軋地發響。我清清楚楚聽見德國人怎樣問他：

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叔叔，我在找一頭牛，」小朋友的聲音傳到我耳中，「一頭好牛，白顏色的，身上一邊有點黑，一隻角向下彎，另外一隻根本沒有。它叫馬利施卡。你沒瞧見嗎？」

「有這樣的牛？我看你想跟我搗鬼！走過來！你說，你在這兒爬了那麼久幹什麼？我看見你怎麼爬的。」

「叔叔，我在找牛呀，」我那孩子又開始用哭聲回答了。

忽然，他那輕捷的赤着的脚跟，匆匆地向前奔去。

「站住！你敢上哪兒去？回來！我要開槍了！」德國人高叫了一聲。



9166

在我頭上的高處，跟着鐵掌皮靴沉重的響聲，傳來一聲槍響。我明白了，小朋友是想把德國人從我身邊引開，故意離開這個谷，跑到另一邊去。

我沉住氣細聽。

又放了一槍。我聽見遠處有微弱的叫聲，接着靜了下來……我像患了癩痢症一般地掙扎着；牙齒咬着泥土，免得叫喊起來；整個胸脯壓在自己的手上，免得它會抓起槍來，向法西斯匪徒射擊。因為我要完成任務，不能隨便暴露自己。要是沒有我，我們的人都要犧牲，衝不出去了。

我用肘子撑着，抓住了小樹枝，開始向前爬……以後，就什麼都記不得了。

當我睜開眼睛時，看見的是安德列的臉，俯在我上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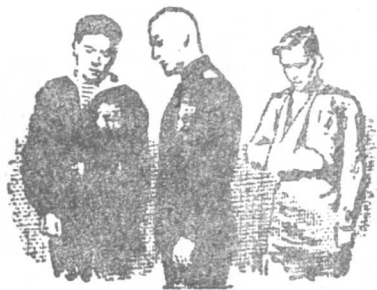
就這樣，我們穿過了那個谷，從樹林裏衝了出去。

他住了口，休息了一下，眼光慢慢地環視着整個廳堂。

一同志們，這個人，我這個再生恩人，幫助我們的部隊逃出災難的人，顯然應當靠着這張桌子站在這兒。可是沒有做到！……同志們，我對你們有一個要求……我們應該致敬，紀念那個不相識的朋友——無名英雄……我連他的姓名都沒來得及問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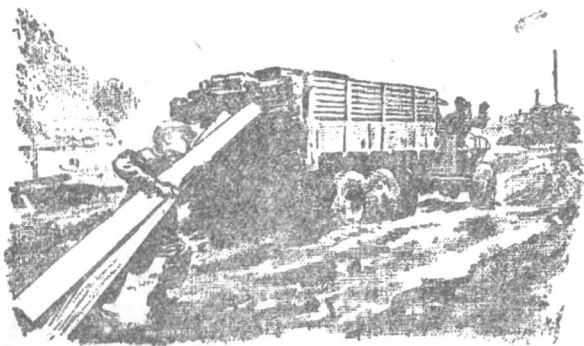
大廳裏的飛行員、坦克車手、海軍戰士、將軍、近衛軍——這些光榮的戰鬥

員，苦戰的英雄們，都悄悄地站了起來。他們站起來紀念這誰也不認得、誰也不知名字的小英雄，並且向他致敬。廳堂裏的人默默地站着，每個人的想像中都看見面前站着一個蓬頭的男孩子，生着雀斑，赤着雙腳，腳趾上繫着一塊骯髒的破藍布……



毛巾

瓦西連柯



有一天，剛下過大雨，路上的坑裏都積滿了黑色的污泥。寥沙和他媽住的房子對面，一輛貨車陷住了。發動機發狂似地怒吼，車輪不停地轉動，泥漿像噴泉一般地射出去，可是載滿了貨的汽車，只是震動，却再也開不走。

寥沙從屋裏跳出來，站在台階上。看了貨車的顏色，他立刻猜到這是輛前方的軍用汽車。

最近一個月裏，這類汽車經過他們村莊的很少，他已經習慣遠遠地辨別它們了。

透過司機座的玻璃——雨水沿着玻璃在淌——寥沙看見司機歪着嘴在叫喊。由於馬達的響聲，聽不見叫喊些什麼，大概是在咒罵吧。後來馬達停了，司機打開車廂的門，氣忿忿地說：

「喂，小孩子，站在那兒幹麼？拿塊板來！快些！」

廖沙向籬笆邊奔去，那兒放着一堆建築用的木料。他一下子就拿了兩塊板，拖着它們很吃力。走第三步的時候，廖沙一滑，跌到泥裏去了，一塊木板狠狠地打在他的腳上。可是廖沙跳了起來，重新把板拖起。

「拿一塊吧，一塊就夠了！」司機叫起來，跑過去幫小孩子的忙。

司機的臉上已經沒有怒容了，他在微笑。

「螞蟻，你真是隻螞蟻！自己那麼小，却拖着這麼笨重的東西。」

他把木板放在車輪下面的坑裏，重又爬進司機座。汽車開始響起來，慢慢兒爬出了泥坑。

司機煞住汽車，向漸漸暗下來的天空瞧了一眼。

「唉，怎麼走呢？每步路都有坑。可是戰爭却不能等待呀！……」

「叔叔，」廖沙說，「往那邊走吧！路沖壞的時候，我們常常繞道從那面走的。我給你帶路，要不要？」

司機不信任地向孩子指點的方向瞧了一眼，又向路上看了看，想了一下，最後肯定地說：

「好的，坐上來吧。」

廖沙毫不遲疑地鑽進司機座，汽油味兒衝進他的鼻孔，但他也立刻感到機器裏